



坐着地铁拜将星

范良君

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坐着地铁,拜访了两位共和国开国大将的故居。

长沙地铁2号线东南方向的终点站叫“光达站”,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故居,离车站不到2000米。

这是一幢白墙青瓦的小院,进入小院,就见一镌刻有“让贤碑”三个金色大字的磐石,正中央平整的石面上是伟人毛泽东的一段话:五百年前,大将徐达,二度平西,智勇冠中州;五百年后,大将许光达,几番让贤,英名天下扬。

“让贤碑”说的是许光达1955年授衔时,数次向中央坚辞大将军衔的事。还没迈入陈列馆,景仰之情就在我胸中升起。

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出身,与“八一”南昌起义部队一起,他参加了三河坝战役,在一场掩护主力部队的战斗中受了重伤,一度与部队失去联系。1929年,辗转回到革命队伍的他,被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,就任红二军团第十七师师长。在进攻襄北的一次战斗中,身先士卒的他,又受了重伤,子弹打进胸部,接近心脏。

陈列馆关于这次手术的介绍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简陋的红军医院缺医少药,手术必需的麻醉药品也没有;手术医师是一位20来岁、懂一点中医的年轻人。当事人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:“一堆刀刀剪剪,大多数来自铁匠铺”,医生不敢下手,苏醒过来的许光达说:“没麻药,不要紧,里外是个痛。一把铁刀就这样拉开了许光达的胸膛。一旁的女护士吓得闭上了双眼,舌头都给咬破了,许光达始终没吭一声,莫说是人,就是一棵树也要吼几声啊!”

1938年,从苏联治伤回到延安的许光达,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担任教育长,不久,出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;解放战争时期,身为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、一野第二兵团司令的许光达参加了榆林战役、宜川战役及解放兰州等重大战役,在保卫延安、解放大西北、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功勋卓著。1950年,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兵,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……

从许光达故居出来,远处的高楼大厦似群山连绵不断,近处的大道平坦宽阔如长河不见尽头。没有闹市的喧嚣,绿树成荫,流水潺潺……

回到光达地铁站,我得知,光达站不仅是2号线的终点站,还是地铁4号线停靠站。沿着4号线从光达站往西,越过湘江,就是“湖南大学”,开国大将肖劲光的故居就在旁边。我决定再访肖劲光故居。

面临湘江,背倚岳麓,好几个钟灵毓秀之乡!肖劲光故居,面朝6个车道的潇湘大道而立,宅前一口水塘。故居的左侧是而今面目一新的湖南大学,两个地铁出入口就建在通往“东方红广场”的林荫道两侧;地铁口上来,就是绿草如茵的足球场、是雄伟壮观的图书馆,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建筑物。沿着湘江边往北不远处是“南湖路隧道”,过江就是南湖路,与侯家塘、与贺龙体育馆隔街相望。肖劲光故居右侧,面对湘江,依次是新建的“湖南美术馆”,是“洋湖湿地”,是去“湿地”必先往的“李自健美术馆”“谢子龙影像艺术馆”……

故居陈列馆告诉我又一个英雄的故事:1924年,肖劲光苏联学成归来,被党组织派往广东,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、中将军衔的他,参加了北伐,那年,他才22岁;1930年,肖劲光进入中央苏区工作,先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、中国工农红军12军参谋长、红7军团政治委员,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…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肖劲光被任命为任海军司令员。万事开头难,为了共和国海军的成长、壮大,肖劲光贡献了他全部身心。肖劲光临终前留下遗嘱:1949年底,毛主席当面向我交代,要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……我的骨灰就撒在东海,随着时间推移,我会看到海越来越强大,台湾回到祖国怀抱……

肖劲光、肖劲光,两位长沙人,一位是共和国的首任装甲兵司令员,一位是共和国的首任海军司令员,他们是闪烁在浩瀚夜空里的两颗将星啊!有关他们生平事迹的介绍,虽然较早就有了解,我仍被故居主人身上浓厚的传奇色彩所感染,激动不已……

在河边,我对美有了重新理解,对错误也有了持久的好奇。

这里是双江口,是小溪河与大溪河的汇聚地,自从我有记忆开始,这两条河就一直存在。外婆的家在岸边,还有很多人家在岸边,屋顶竖着一个小烟囱,不时有几缕烟从里面冒出来,河里的船开始靠岸,哗啦哗啦的水声从远而近,撑竹篙的站在船头,掌控船行驶的方向。这里有我成长的所有痕迹,有我懂事起的欢乐与忧伤,有我的矛盾和不安,尤其是深秋暮色四合,我站在一棵大樟树下,伫立码头边,一种无法阻止的东西,总会随着这条河流,一齐涌入汹涌的内心世界。

我是喜爱雨的,一场秋雨也能把河流加深,不会溢上岸,也不可能把河流填满,但目睹细碎的雨滴洒落到河里,便有了雨从尘世落下的感觉。这样的雨,呈现的是一种新的角度,是在中途相遇又看得到结局的,这是珍贵的共识,当然,这更是一条河流的部分源泉,这样我才能跟时间对抗,才能在时间的流变中逆转,这是雨的面容,这是河流与天空在窃窃私语。河流一次又一次把我更新,来不及回头便冷却,只留下我怀疑的余温。

撑船的人很老了,似乎他一直就这样老:满脸的褶皱里都是尘世的万种欢愉和痛苦,双手长满了老茧,可能的和不可能都能在他身上找到,童年怀揣着的梦想,到如今早就烟消云散,所有的经历都随着这条河流穿行,隐没。老人一直是沉默的,无论船上有多少人,他始终是沉默的,有人主动跟他搭讪也会装没听见,久而久之,人们也就习惯了。没人过河的时候,他会把这艘船停在河中央,坐在船头抽根烟,直到岸边有人主动喊他,他才起身撑起船往岸边靠,很多人络绎上船,他站在船头稳住船,尽量控制住船的晃动。

秋天的风,吹来阵阵凉意。月牙倒映在水里,随着水的波

动而破碎。星星从天边开始升起,一些孩子在岸边边走边抬头数着星星。田野里有的稻子已收割,大部分的还没有收割,稻香夹杂在风里吹过来,稻香和哗哗水流的声音,月亮下奔跑的孩子,教书先生家窗户里透出来的跳动着的灯火,先生的身影透过纸糊的窗户朦胧跳动,翻动书页的動作,托腮沉思的样子,甚至低头沉吟的声音也能隐约听得见。他很老了,他见证了这个地方变迁,目睹了这条河流的沉浮,很多年在河面上发生的事。涨大水时河流上漂浮着家具和牲畜,还有很多岸上冲下来的垃圾,他清楚地记得,翠娥就是消失在那一年的洪水中,直到洪水消退,很多人找了很多天,也始终没把她找回来。翠娥懂事的女儿在河边喊了很多天妈妈,也无济于事,妈妈还是消失在了这条河里。

秋天的夜很安静,河边的码头也很安静,乌篷船停在河中央,渡船靠在岸边,一河清亮的水悄无声息流向了远方。直到后来,我才知道,每条河流都会抵达大海,所有的水都会在大海汇集,可能水流到大海后才是水的最终归宿。于是,在河边长大的人,对河流也就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,毕竟在那个交通很不发达的年代,我们只能通过河流和河流上的船抵达到另一个比较远的地方。我常常问如今久卧病榻的父亲,我们一一起坐船到县城时的情景,那时他多年轻,走路脚下生风,肩上挑着担子也毫无负担,很多个月圆的夜晚从码头上岸,挑起箩筐,箩筐里一头坐着我,一头装着从县城购买的货物,趁着月色赶路回家,偶尔被激起的哗的水响,也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。每每跟他聊起这些,他眼里就充

满了另一种光芒,那是沉浸在往昔无法自拔的记忆,而这些记忆源自这条河流。

事实上,我们很多代人的成长,都与这条河流息息相关,伴随着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烙印,这其中也包括了祖父的经历在里面,无尽的河流,无孔不入般抵达,吞没了从指缝间流逝的时间,人世,也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呼吸,到尽头的时候,终归会被抹除。时间通过河流渗透一切事物,遗弃一切事物,无止境坠落在一朵朵河流上的浪花里。与河流的浩瀚和永恒相比,人世毕竟太过于匆匆又匆匆,必须服从于波浪的晦暗,服从于波浪的暗涌,从而带着自身的重负再度出发。

我知道河流一直是眷顾我的,即使在匮乏的年代,即使在内心一次次失落的时候,河流都会再次回归。从一个又一个的瞬间拉回现实,与我一同辨识和挽留,一同见证众多的时间,众多的经历,众多的相逢,以及呼啸而过的星辰,直到内心不再波澜不惊。

秋天的河边

李武

邹麟 供图

父亲和他的老伙计

朱净波

老父亲的节约,在当地也算出了名的。他有一份还算不错的退休工资,长居乡间,乡间农闲时大家喜欢玩点麻将,可是他却找不到麻友,原因是他打得大小,五角一炮,别说年轻人了,就连周围爹爹姨姨都嫌弃他玩细哒,难得摸牌。去镇上购物,也不搭公交,骑个单车,他早有老年证,但他不愿拿出来。然而亲戚邻里若一时有啥困难,他却很大方。资助几百元不在话下,邻人开玩笑说:“大爹少帮一下别个,多打下麻将。”他笑笑:“那不同,那不同!”

父母亲吃得也简朴,通常是自己菜园种的菜。我们无奈,只好在周末从城里多带点荤菜回去,老人不能缺营养,特别是补充蛋白质。然而,上周,一向坚持自给自足的父亲居然对我们兄弟俩说:“你们家谁有好酒,重阳节前刘伯伯们几个来,有就搞一对给我,没有我自己再想办法!”说实话,还真没好酒,偶尔有好友送一俩瓶,过不得夜就喝了。但老父亲难得开口,我们胸脯拍得响:“没事,明天就拿来。”

刘伯伯他们是父亲同事兼好友,他们五个退休前就是同一系统的,职务有高低,除了工作上齐心协力,八小时外都是极好的朋友。他们曾经将系统工作干成了全省一流全国先进,至今还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退休以来,他们都会请彼此携妻带子,轮流办一次家宴,或在春节,或在重阳。而今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了,可每年开春,都会互致电话并约定聚会的日子,以前为每季度一次,十年前改为一年一两次。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。老兄弟在一起,除了回首往事,就是展望未来。有的家里有喜事,儿女有出息,大家一起开心。有位伯伯家里几遭变故,两个孩子先后离世,几度白发人送黑发人,很长时间几家人的负担全靠这个七老八十的爷爷。老兄弟们每次相聚,都是垂泪相慰,互相给这位伯伯打气,并一改去对方家不带礼品的规矩,各自拿半个月工资慰问这个老兄弟。

我当然知道这个聚会对我父亲的重要意义。但父亲所说的好酒是什么呢?我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去买了一对,并立马送给父亲,父亲忽然变了卦,一定要给钱,我无奈,只好骗他是曾经的一个徒弟仔子送给我的,他才作罢。

老友们相聚的日子如约而至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。那位曾遭遇不幸的伯伯的三个孙儿已长大成人,如今都有了很好的工作,且对这个爷爷特别孝敬,他也从多年悲痛中走出来,说起孙儿们,总是笑眯眯的,一脸的自豪和幸福。刘伯的孙儿已从国外学成归来,据说是个医学博士,并亲自从长沙驾车送爷爷到乡下赴宴。大家不开心,眼看一瓶酒见底,急得刘伯伯的夫人龙姨一把抢过瓶子:“讲哒一个喝二两,又不上算?”刘伯伯也像个犯错的小孩,赌起气来:“我从今天起再不呷酒哒,也不再带你出来哒!”

一向在他们心中贤惠的母亲连忙打圆场:“龙姐,还让他们一个搞五钱,剩下的晚上吃,老朱去年包了一口鱼塘,放了好多鱼,下午让他们哥几个在塘边钓鱼扯谈去。”于是龙姨亲自跟他们一个倒了五钱酒,几个老头也眉开眼笑,大家皆大欢喜。

因为是周六,我们这些晚辈,下午全部被他们拉到塘边,陪他们聊天,同时再一次接受“认真工作,做实在人。家庭要和睦,朋友要真心”诸多教诲。到了晚餐时间,老伙计们果然按老伴的叮嘱,每个人自觉只喝一两酒,他们几位如此文明喝酒,倒是第一次见到。酒虽不多喝,却有着说不完的话,一餐饭从六点吃到八点多,直到晚辈们拐弯抹角地提醒,他们才依依惜别。

此情此景,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那些在身边不远处和天各一方拼搏的老友们,你们还好吗?什么时候聚一下?愿我们也能像眼前的老友们一样,互相鼓励,互相帮衬,做一辈子的老伙计!



欢迎订阅2024年度《长沙晚报》

从这里读懂长沙

长沙晚报社(集团公司)目前拥有主报《长沙晚报》,系列媒体《知识博览报》《星沙时报》《湘江早报》《浏阳日报》等4份报纸,《学生·家长·社会》期刊,拥有长沙晚报网、掌上长沙新闻客户端、学习强国长沙学习平台等20个新媒体矩阵,以及利德印务公司、长沙星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11家子公司,是一家涵盖报纸、期刊、数字媒体等多种介质的跨媒体、跨行业经营的主流媒体集团。

